

心窗  
片羽

## 渐入“家”境

□彭伟

“下辈子，我想当一棵大树。”这句恩熙的心愿，已成为韩剧《蓝色生死恋》中的经典台词。她想要一个家——像大树那样安稳。中韩文化，几近同源。千百年来，中国人对于家，也有着深深的眷恋。即便像我，童年的记忆早就像清风过后皱起的水中倒影，朦朦胧胧，不过小时的居所，恍然如昨、清晰如今。

我的第一个家，位于军官大楼。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同龄人，我很幸运。父亲作为一名基层军官，时已退伍回乡务农工作。军官大楼是如皋第一个居民楼小区——所谓大楼，只是两栋三层的水泥大楼，分为南北两排，中间没有绿化带，而是一字排开的平房。我家住在北楼东侧的最高层——第三层。即便如此，家中的住宿条件也很艰苦。全家三口人，分得小套——面积只有三四十平方米。推开小门，东入客厅，西进房间，参观完毕。所谓客厅，兼做书房、厨房。父亲来客、母亲做饭、我读书，相聚一桌。房间比客厅还要小，一张大床占据过半的面积。家徒四壁，未必是憾事，即便有了沙发、书橱、电视机等，也无处安置。称作蜗居，毫不夸张，晚间休息，三口人同睡一床。尤为不便的是，家中没有自来水，更谈不上卫生间。水要去小区西边的井中打来，上厕所白天去楼下的公厕，晚间靠马桶。说是楼房，就是需要爬楼的平房，诸多不便。

大约在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，小家迁新居——入住南楼东侧的二层中套。相比原来的小套，多出两条宽敞的走道，房间还是两间，面积要大点。母亲“见缝插针”，一条靠窗的走道用作厨房，安置了煤球炉子，烧水烧菜。房间添置了沙发，还有一台托在联合国工作的亲戚购置的电视机。夏日入夜，夕阳已下，父亲喜好约友，暂坐阳台，杀上几盘象棋。阳台下的邻居，扔扔石锁，四五把来回，汗如雨下；阳台里的我，看看动画片，一两集下来，笑如花开。

“家”乐融融的笑声，由东向南，从我的童年传至少年，飘荡在古邑的微风中。在我就读中学之前，全家离开东门的军官大楼，又迁入南门的宿舍。我们选择了一层中套——一间大客厅、两间房间，我可以独处一室。最方便的是，家中有了卫生间，如厕洗澡不再烦心。离家一道相隔的自行车车库用作厨房，楼梯下空间隔作迷你餐厅。屋后还有一座院子，种菜养花，可食可闻，让人如何不乐？快乐的事，还有我陪母亲看电视剧——《围城》。正是在《围城》中，我第一次看到别墅的影像，心中羡慕不已。不料送走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又迎来新时代的春风，父母的收入日渐增多，卖去旧房，咬咬牙添资购置西门的别墅——一幢三层小楼：红瓦金栏、绿叶扶疏、粉花绕墙，洋溢着幸福的色彩，吹拂着快乐的春风。

渐入“家”境，我比恩熙幸福，赶上好时代、遇见好父母，小时蜗居，少时迁居，中年已可安居，而且乐业。

不染  
任惠均

## 草木的名字

□孙同林

常住乡村，与草木们亲近，便了解了它们的习性，草木们虽然地位低微，却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，甚至还带着些许诗意。

蔷薇，多美的名字，含情脉脉，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”“不摇香已乱，无风花自飞”，蔷薇花开在初夏的微风里，开在寻常百姓的庭院里，也开在唐诗宋词里。

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。宋代李廷忠这样形容蔷薇花的品性：“玉女翠帷熏，香粉开妆面；不是占春迟，羞被群花见；纤手折柔枝，绛雪飞千片。”是的，所有的花儿都争春争艳去了，而蔷薇花不慌不忙，姗姗来迟，直到初夏到来，才在这寂静的院子边默默地绽放，洁白美丽，宁静从容。

蔷薇花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名字，一个叫蔷蘼，一个叫锦被堆花。蔷薇是藤本植物，常常爬满整个院墙，花也开满一墙，即使是一堵破败的老泥墙，也常常被它装饰得花团锦簇，给人一种奢靡的感觉。锦被堆花，多么富有诗意呢。满墙的蔷薇花，远远望去，简直就是一床锦被悬挂在那，傍晚时分望去，常会怀疑是谁家忘收晒了

的锦被。

木槿花的名字也美。木槿花是生命很短暂的花，早上开，晚上就谢了。《诗经》里的诗句：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。”舜华、舜英都是指木槿花，常被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。为什么一种花的名字里带个“舜”字？现在想来，“舜”字音同“瞬”，意为短暂。民间也有人叫它朝开暮落花的，这个名字未免有点令人伤感。其实，木槿花虽然容易谢，但开起来一朵接着一朵，几乎是没完没了，能持续几个月之久，因此，又被称为无穷花。朝开暮落的一瞬，化作了无穷无尽的永恒，木槿花给了我们最生动的诠释。晋代人傅咸有《舜华赋》：“红葩紫蒂，翠叶素茎。含晖吐曜，烂若列星。”木槿花的枝条颀长茂密，我祖父在的时候，每年会砍下一些木槿花枝条编篱笆，编在篱笆里的木槿，居然忘记自己已经身首异处，照样开出花来，开满一篱笆，于是，被小时候的我称为篱笆花，一个很土但又很诗意的名字。

“乌桕”这两个字，在书中的文字里时常能看到，却不知道是什么，“桕”

的样子有点像“柏”，以为是“乌柏”，到百度里一查，“乌桕”就出来了，乌桕又名腊子树、桕子树、木子树。在古诗词里的乌桕，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物种，“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桕树。”“前村乌桕熟，疑是早梅花。”前些日子，在一植物园里看到一种高大的树，枝叶稀疏，长一种五彩斑斓的叶子，这不是我们老家人称木油的树嘛。循树影觅根，见树身悬挂一块蓝底白字的树名牌，字迹清晰：乌桕。原来这就是乌桕树！小时候听说木油树种子能榨出油来，这些油可用来制蜡烛，所以又叫蜡烛树。夏天，它身上会生一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，我们从小就叫它洋辣子树。

草木皆有名字，或古朴典雅，或新潮时尚，或洋气阔派，或土得掉渣，但每一个名字都有来由，名字的背后或许就隐藏着一个故事。

能在现实世界里与这些树木相遇，邂逅这些有着独特名字的树，是自己生命里的一种小期待，有了期待，也就拥有了希望。

我站在田野之上，望着身边的草木，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草木。

## 缅桂花

□小茹

我以前不知道有种花叫缅桂花，是看了汪曾祺《昆明的雨》后知道的。

汪老说昆明雨季的花是缅桂花。缅桂花即白兰花，北京叫作“把儿兰”。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，可能最初是从缅甸传入的，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，其实跟桂花没有什么关系。

这段文字让我颇感惊讶。生活在江南地区的我们，对白兰花是极其熟悉的。每到夏天，地铁口或者商店门口的屋檐下，常常会遇到卖白兰花的阿婆们。小马扎上铺一块蓝布，细细长长白兰花，用一根细铅丝串成串，整齐地摆在蓝布上，花瓣上沾着潮湿的水汽，暗香浮动。我每回看到，都会买上一两串，当作配饰，挂在衣襟，或放于枕边。丝丝缕缕的香萦绕着鼻尖，时光变得温润轻柔。我一直以为

白兰花是江南的特产，却不知在遥远的云南也悄然生长着，且还有个别名叫：缅桂花。

在《昆明的雨》里，汪老又写了一段缅桂花：“昆明缅桂花多，树大，叶茂，花繁。每到雨季，一城都是缅桂花的浓香。”——读到此处，我想，云南的缅桂花和江南的白兰花，恐怕多少还是略有差异。好比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因为用“浓香”来形容江南的白兰花，并不妥切。白兰花的香味清新幽雅，是内敛含蓄的香，并不浓郁。不过用此词来形容江南栀子花的香味，倒是非常妥帖。“栀子花，白兰花，三分洋钿买一朵”，从前上海弄堂里一响起这吴侬软语的叫卖声，屋里厢的姑娘们就坐不住了。张爱玲笔下的小艾有时候到小菜场去，看见卖栀子花的，认为

芬芳  
一叶走马  
天下

便宜，就带两枝回来插在玻璃杯里，有时候又去买两朵白兰花来掖在鬓发里面——再节省的姑娘，也懂得买一些非必要的东西来装点生活，爱美本就是天意，而洁白无瑕的花朵更得姑娘们的心。

不过，说到共通处，缅桂花也好，白兰花也好，它们都是欢喜雨的。有雨水做背景、做渲染，才更能凸显它们的雅致。缅桂花在昆明的雨季，白兰花盛开，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。淅淅沥沥的雨水淋湿了心情。潮湿闷热确实令人身心难受，此时，若别一串白兰花在胸前，那清雅的香味，多半能神奇地将坏情绪过滤掉，只余轻轻巧巧的温柔伴着步履在空中飘荡。所以，我常常想，白兰花是老天送给我们的夏季小精灵吧，就好比一只八音盒、一块棒棒糖，它是美好的代名词。